

与《洛神赋图》的相遇

赵丽宏

中国的神话传说中,有不少女性的形象。这些女神,由凡人变成仙女,在天地间遨游飘飞,把世俗女子无法实现的梦想,变成了流传在人间的故事,尽管虚幻,却令人神往。古老传说中的神女有很多,如补天的女娲、奔月的嫦娥、法力无边的西王母、太阳之母羲和等等。现代人能记住这些女神的名字,也知道有关这些女神的故事和传说,但谁能描绘她们的形象呢?—文学家们的笔下出现女神时,有了具体的形象。譬如屈原在《九歌》里写到山鬼,也是神话中的女神,但只是简单的描写:“被薛荔兮带女萝”“既含睇兮又宜笑”“乘赤豹兮分天理”。宋玉《神女赋》中的巫山神女,“其象无双,其美无极”,赋中有大段对神女姿容的描绘:“其始来也,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;其少进也,皎若明月舒其光。须臾之间,美貌横生。晔兮如华,温乎如莹……”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,形象清晰迷人。这样描写女性之美,可以说是前无古人。

传说中的女神中,还有一位绝色女子,她是水中的仙女洛神。洛神相传为伏羲之女,在洛水中溺亡,化为水神。洛神如何模样,没人见过。但是因为一篇文学名作,洛神翩翩而降,成了天下无双的美人。这篇名作,是曹植的《洛神赋》。在文学作品中,写女性之美,曹植的《洛神赋》可谓登峰造极,超越了宋玉的《神女赋》。《洛神赋》是一篇幻想作品,是一个梦,一段神话,也是一首绮丽凄美的长诗。曹植在幻想中遇见洛神,为她的绝美容色和风韵倾倒,从此相思绵绵,梦牵魂绕。人神之恋,只能是擦肩而过,永无结局。

少年时代,第一次读《洛神赋》,惊异于文中描写洛神美貌的华美文字。洛神长什么模样?曹植这样写:“其形也,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,华茂春风。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,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……”这些汉字的组合,产生神奇的效果。一个幻想中出现的仙女,被瑰丽绮美的文字化成了声色灵动的具体形象,从她的表情神态、身姿肢体,到裙

裾衣饰,甚至是身上散发出的兰蕙幽香,都呼之欲出。

文字描绘的美,给人提供了想象的天地。也许,不同的读者,想象中的女神形象并不一样。但是文字可以转化成图画,画家可以用线条和色彩,用画面把文字描绘的美画出来、固定下来,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。曹植离世一百多年后,有一位伟大的画家,把《洛神赋》画成一幅绚丽多彩的长卷,洛神复活在画家的笔下。这位画家,是东晋的顾恺之。顾恺之画《洛神赋图》,距今一千六百多年,原作已经亡佚。世人能看到的《洛神赋图》,都是后世画家的临摹。

我曾四次看到《洛神赋图》,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。

第一次看到《洛神赋图》,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。那是宋人的摹本,是近千年前的绢本长卷,褐色的画面上布满岁月的烟尘。但谛视之下,画中的人物情景还是清晰可见。洛神是长卷的主角,她一次次出现在画面中,演绎着曹植《洛神赋》中无人神神之爱。洛神从天外飞来,伴随她的是龙雁祥云,是奇花异草,是群仙翩跹。画家用柔软飘逸的线条,细致地勾勒出洛神的形象,画出她深情惆怅的表情。这样的线条,被人形容为“春蚕吐丝”。曹植也是长卷的主角,他和洛神遥遥相对,由远而近,又由近而远。画中的曹植,是被随从簇拥的王公贵族。他的目光,和周围人的视线不一致,始终专注地凝视着洛神。曹植在画中的形象沉稳端庄,却让人感觉怅然若失。

第二次看到《洛神赋图》,是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。同是古人摹本,和故宫所见,似乎大同小异。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那幅《洛神赋图》,更多地留下了岁月的沧桑。数米长的绢本长卷,布满了千年风尘造成的龟裂,裂缝中中断的绢丝依稀可见。但画面中众多的人物,大多还完整地保存着。主角洛神飘然翔游在画卷中,每一次出现都呈现不同的曼妙仪态。画卷的最后一组图给人印象深

刻。当洛神的身影在缥缈的洛川中消隐,伤心的曹植不顾一切,乘船在水上追赶。画面上,飘在水上的洛神正回首深情望去。残缺的画面上,曹植乘坐的那艘船已经残缺不全,船身和船上的随从都已形迹难辨,唯有端坐在船舱的曹植完好无损。曹植的目光,正执着地追赶着远处的洛神……

第三次见到《洛神赋图》,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拥挤的展厅里,很多人在围观,那是古人临摹的长卷局部。那次,我只是隔着玻璃柜远远地看了一眼,落在眼帘中的,是一片散发着神秘气息的黄褐色,繁密的线条和斑驳的色彩在画页中交织,其中隐藏着洛神和曹植的梦中之恋……

第四次邂逅,是在欧洲的莱茵河畔。那次,我们从德国慕尼黑坐车去奥地利维也纳,沿着莱茵河走了很长一段路。途经一座奥地利小城,我们进城休息用餐,找到了一家门面素雅朴素的中餐馆。餐馆老板是中国侨民,一位热情的中年人,说话带着闽南口音。听说来了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,他表情有点神秘地笑着说:“来,我要把你们带到中国的古代去。”说着,穿过厅堂,把我们引进一个幽暗的大包房。

进门,一片漆黑。我正感到纳闷,灯光突然亮起来。眼前的景象,让人惊愕不已。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暗室,四面都是白墙。白墙上,画得满满的,都是中国的古人。我发现,画面上的人物,都是我熟悉的。正面的大墙上,是巨幅线条白描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这是唐代的名画,当年被徐悲鸿从海外收购回来捐给国家,成为美术史上的佳话,相传是吴道子的杰作。白墙上的图画,是这幅画的局部,把原作放大了很多倍。画面上,删去了原作头尾两群男性官吏武士,只留下队列中那一群衣裙飘拂、姿态优雅的仙女。我眼前的《八十七神仙卷》,当然不是原作,是现代用毛笔和墨汁在白墙上的描摹,但绘者手笔不俗,墙上的画

面足够让人感觉惊艳和震撼。另外两面相对的墙壁上,还有让我更为惊奇的一面,墙上画的竟然是《洛神赋图》中的情景。一面墙上,画着洛神乘坐龙舟远去的场景。六条昂首飞行的神龙,拽着旌旗飘扬的龙舟,穿行在浪花和云波间。坐在龙舟上的洛神,正含情脉脉地回首凝望,眼神中,是留恋,是惆怅。对面墙上,画着曹植,他正坐在船上,追赶远去的洛神。两面墙上的一男一女,无奈地隔空相望。这两面墙上的人物,永远不会有重合的一天。

我站在餐厅包房的中间,环顾这三面墙上的墨线白描,惊讶得说不出话。白墙上的《洛神赋图》和《八十七神仙卷》,形象传神,技法高超,是谁的手笔?曹植,洛神,仙女,顾恺之,吴道子,正在这小小的空间聚会。怎么也想不到,在莱茵河畔的欧洲小城中,竟然会有如此奇遇。餐馆老板笑着为我解开了谜团。他告诉我,墙上的《洛神赋图》和《八十七神仙卷》,是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留下的墨迹。这是一位从北京来奥地利留学的美术研究生,曾经在这座小城生活了一段时间,吃住都在这家餐馆里。为了报答老板的热情款待和照顾,年轻的中国画家挥舞画笔,在这间包房独自画了很多天,在三面墙上画出了这三幅画。这个展现中国绘画和神话的包房,成了莱茵河畔的一个景点,很多人慕名前来,在品尝中国美食的同时,欣赏中国的绘画,走进千百年前的神话世界。

离开小城,在莱茵河畔继续旅行,我的眼前飘动着洛神的形象。莱茵河的波光,居然和我幻想中的洛水融为一体。洛神,传说中的中国神女,此刻正在辽阔的世界到处漫游呢。



书香暖岁月

田霞

不知是军旅生活的历练养成,还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职业习惯,对于读书、藏书,乃至书房的布置,我情有独钟。

每年立春前后,我总是习惯把书房里的书调整一番。无论是已读过的书,还是未读完的书,新书还是旧书,我都会按照书的大小、内容等重新排列,力求横看成线,侧看成列,并且做好标记,一目了然。

今年直到春分时节,书房还没有打理好。书越来越多,整理颇需要一些时间。整理过程中,一些书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比如这几本已泛黄的书,那是从读书的军校旁一家小书店里买的。读军校时,读书气氛特别浓厚。同学们的书包,有的从学校图书馆借阅,有的是周末外出从当地书店买来。大家经常相互借阅传看书籍,也常会在宿舍熄灯后点着蜡烛,热火朝天地交流读书的心得。

那家小书店紧邻学校,书的种类很多,常常十分拥挤。那里总能买到畅销书,特别是哲学类书籍。后来得知,小书店之所以如此受欢迎,是因为不少书目是学校几位知名老师推荐的。那时的我们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,这家小书店让我们很受益,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滋养。正是从那时起,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,凡是喜爱的书,都会买下来,慢慢品读。

毕业后到部队,从分到宿舍到成家分到住房,无论居住空间多么有限,有一些书是我一直以来的珍藏,可以说是随身携带,比如《历代诗词名句辞典》《常用古诗》《新闻学大辞典》《大学语文》等。这些书里有背诵过的古诗词,有在老师讲解后所做的笔记注释,字里行间,我甚至能感受到老师点评时的目光,这些都已成为岁月经年里永存的记忆。

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后,采访或参观学习,我都会走进当地的相关纪念馆,也一定会买一些具有史料价值和纪念意义的书籍。如今,在我的书柜里,这些书整齐地摆放在一起。记得有一年到遵义采访,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买到《走进遵义

会议会址》一书,书上还盖了“遵义会议会址参观纪念”的纪念印章。还有一次到江西井冈山,我买到了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》。同行的一位战友看到后,问清购书地址,午休时又专程赶过去买了这本书。后来又去了福建古田,买了《军魂:古田会议纪实》一书。这两本书上,也都有纪念印章。现在,这些书都已经成为我的珍藏。

我的书柜里还有一类书,是新闻和文学类优秀作品集。这类书大多是赠书,每次收到,我都会及时阅读。当中不仅有我和战友获奖的文章,也有许多认识和不太认识的同行的作品。这些书,不仅是我向同行们学习的最好资料,更是时光的记录和友情的绵延,是给予我感动与鼓舞的温暖珍藏。

特别记得其中两本获奖作品集。一本是《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获奖作品集》,有我们的作品《党确认您》。这篇通讯报道的是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、已逝老红军张绪。张老的故事让我们感动铭记。还有一本《中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荟萃》,收入我们的作品《信仰的高地》。那次,我们来到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,采访了驻守在这里的空军雷达部队,真切地感受到官兵们的艰苦奉献。作为书写者,我们把所有的感动凝练在文字里,也与可敬的被采访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采访空军雷达部队的那次,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。同行的战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《阿坝路线基本情况》,这是一本买不到的书。结束采访时,战友把这本书送给了我,我特别珍惜,珍藏至今。

在岁月里与书相遇、相知,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我有书香暖岁月,岁月因此幸福而珍贵。



中国书画《拙政园》,作者陈大羽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又见双桂湖。双桂湖位于重庆市梁平区。梁平区多河流、湖库、稻田,还有众多的塘、沟、渠、堰、井、泉……湿地星罗棋布,如珠链点缀在这片土地上。双桂湖就是珠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总面积三百多公顷的双桂湖,湿地面积超过百分之五十。它倚巍峨梁山、映绵延竹海,三面丘陵环绕,一面平川开阔,湖水旷渺、湿地清润,是两百多种鸟类、六百多种植物的生息天堂。

此刻的双桂湖,空气中满满草木味道。视野开阔处,天穹澄明、水天一色。远山逶迤成一抹黛绿,又深深浅浅投影于一泓烟波。环湖栈道曲径通幽,引得人的脚步往花木深处去。沿湖佳木葱茏,槭树、刺葵、石楠、柚子树、水杉……临水照影,情态各具。

群鸟翩跹,挥动翅膀剪碎幽蓝、搅乱波光。野鸭三三两两结伴巡湖,将水的镜面犁出道道细痕。白鹭慵懒洋洋掠过湖面,哪怕一次漫不经心的滑翔,也优雅如空中芭蕾。

鸟儿灵动,最能感知大自然的些微变迁。在曾经集约化水产养殖导致水体污染的年月,鸟儿纷纷远走,只留给这片水域一片孤寂。好在,生态环境治理、恢复、保护,让双桂湖渐归昔日的澄澈,旧友新朋纷纷到来:世界极

危物种青头潜鸭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、阔别重庆多年的灰雁……几年前的四五月,志愿者在湖边发现了一群斑嘴鸭及其幼鸟,这意味着斑嘴鸭在双桂湖“定居”了。

鸟儿们爱浅滩,人们建浅滩;它们好沼泽,人们留沼泽;它们喜深水,人们修深水区。茭白、莲藕、茼蒿等植物能改善水质,也是鸟儿喜爱的美食,都给种上……春夏秋冬,双桂湖的天空不再寂寥,双桂湖的碧波荡漾澎湃。“嘎嘎嘎”,野鸭的欢叫此起彼伏。但见湖岸边的水上,漂浮着大片荇菜。清丽的青绿色叶片,叶片下细长的根茎半隐于水中,纤纤袅袅如柳丝。“关关雉鸣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……”荇菜,《诗经》里的古老植物,千年来一

那一年,我八岁。塬上的桃花开了。早上喝罢汤,老人和孩子们穿上鲜亮的衣服,年轻姑娘们脖子上缠着粉红色的纱巾,相约去塬下看戏。平时鲜有人影的小路上,唧唧喳喳的声音,汇成了一条欢乐的河。我在桃花园里锄草,一阵春风拂过,桃花纷纷落下。我听着小路上的欢笑声,手执锄头,暗自独吟。不大的桃花园仿佛是我的戏台,我也想唱一出秦腔大戏。

有一天,我放学回家。路上,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忽然,从麦田地里“冒”出来一个人。那个人,是我的本家二哥。

那时,在我们村子,二哥就是秦腔,秦腔就是二哥,二哥是一个为秦腔活着的人。二哥如果在村里遇见唱戏的好苗子,一定会激动不已,欢天喜地找到人家。村里的娃儿们,分不清他是活在生活中,还是秦腔戏里。二哥在生活和秦腔戏里跳出跳进,举手投足间,全是秦腔戏里的范儿。

二哥热情地迎上来,递给我半块点心。我连忙囫圇吞下。二哥帮我背书包,一路走,一路说秦腔戏给我听。起初,我听不懂他沙哑的嗓音。但因为吃了二哥的半块点心,不好意思拒绝,便任由他絮絮叨叨说戏。

从那以后,放学回来的路上,二哥一定会在麦田地里等我,他要给我说戏。

二哥说戏的时候喜欢手舞足蹈,眼中闪着光。他常常是一手叉腰,另一只手如刀一样,在空中往下砍,显得很有气势。他所讲的那些戏文,与我后来看到的真正现场全都符合。有一年,县里的剧团来村里唱戏,一本《秦香莲》里的戏文和二哥讲的,竟然一字不差。

二哥说,三尺戏台演的是人生。二哥又说,秦腔来源于生活,秦腔和秦人的性格一样,不拐弯子,直抒胸臆。

我听得有些蒙,却莫名地觉得二哥的话有些道理。二哥鼓励我说:“我在麦田里割草,在桃园里锄地,听过你唱戏,你声线开阔,是唱戏的好材料。”那时候在乡村,没有多少娱乐活动,大人们喜欢在田间地头哼唱秦腔,年少的我耳边“逮”到几句戏腔,便也胡乱地哼唱起几声调调,没想到,二哥竟然听进

去了。能得到二哥的鼓励,我很高兴。二哥给我说戏,让我单调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。回家后,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对我说,你二哥先前在县里的剧团唱戏,做功和唱功盖过了名角,可有一天,嗓子伤了,唱不出音来了,才回到村子里。

我知道二哥沙哑嗓子的秘密之后,不知是出于同情,还是出于对秦腔的热爱,开始积极地配合二哥。二哥也更加认真起来,正式教我唱戏。教戏的二哥格外严格,他右手执柳条,左手上下拍子。我那个地方唱得不对,二哥的柳条便落在我身上。

那一日,塬上空无一人,我和二哥在桃园里唱戏,唱的是《三击掌》,王宝钏彩楼飘彩的那段戏。桃园里静极了,二哥酝酿片刻,然后登场。他一个人在塬坎上面负责演,我在塬坎下面负责唱。二哥一会儿演相府老爷,一会儿演丫环,一会儿演小姐王宝钏。二哥演得很投入,我唱得很动情。那一日,桃园里,我们两人珠联璧合。那场景,让我至今难忘。

一晃多年过去了,我终究还是没有走上二哥期待的那条路。今年4月,我在西安的城市公园里漫步。那一日桃花灼灼,一带戏迷们请了专业团体的老师前来辅导,唱的也是《三击掌》。男演员一声吼,桃花纷纷飘落。

我从旁边经过,瞬间有点恍惚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在台上唱秦腔的二哥。在乡间教戏的二哥,弟子已经遍布各地,如今,他们活跃在秦腔的各个舞台上。而我,每次听到那熟悉的唱腔,心依然会为之悸动……

开时节,双桂湖荇菜花开似繁星,湖面花海荡漾,与远方起伏的山丘辉映,好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。

一艘清漂船从远处缓缓而来,沿湖岸划出大大的弧。船至跟前,我好奇地问清漂工师傅,为何绕这么远的弯路?师傅一边清漂,一边笑道,怕伤到荇菜、惊着鸟儿,所以清漂船不直穿湖心,也不从荇菜中过,只沿着岸边轻轻地划行。“这当然会增大工作量咯,但保护环境,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吗?”师傅淡淡的一句话,却让我瞬间悟到,双桂湖何以能成为双桂湖。

饱餐后的野鸭昂然游过绿毯般的荇菜,在湖面上拖出几弯优美的水痕。岸边,几辆自行车飞快地驶过,洒落一串年轻的笑声。一群散步的老人说笑着走过……

我感叹,双桂湖如此之美,我要每个季节都来看它。当地的朋友却说,何止?双桂湖每月、每天、每个日出日落都不一样,值得你常来看、反复品……

